

我离开了 Coverity

我离开了 Coverity

在写这篇博文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 Coverity 的员工了，我已经在今天下午向公司正式辞职。

走出公司的大门，我觉得一身的轻松。这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加州美丽的阳光，AT&T Park 到处是欢笑的人群，他们是来看巨人队的棒球赛的。我第一次发现他们的面庞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友善。湾里的海水也格外的蓝，水面上船帆招展，一幅恬静自然，其乐融融的景象。我就像是一个刚从 Alcatraz（恶魔岛）释放出来的囚犯。我已经很久没有欣赏过这样的风景了，虽然我每天都从这风景中走过。

进入 Coverity 之前，我就在 Glassdoor（一个让员工评价自己公司的网站）上面看过给它的[评价](#)，只有 3.2 颗星，只有 44% 的员工愿意推荐朋友去那里工作。评价者们写到：“管理队伍非常不成熟”，“不重视自己的员工”，“高层总是互相打架”，“每个星期都有人莫名其妙的被炒鱿鱼”，“过劳工作，工资太低”，“工程师非常聪明，可是不受尊重”，“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数字”，“对新人不友好”.....

可是就在六个月以前，我认定了 Coverity 拥有我想要探索的技术，而且想当然地对自己说，也许给差评的都是销售人员，或者他们自己有问题？而且往加州飞一趟面试也不容易啊，单程就是 7 个小时。所以尽管如此的恶评如潮，还是加入了这个公司。现在我如愿以偿了，Coverity 的产品里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我很快的把它们都“偷学”过来了（他们压根没教过我）。Coverity 实现了几个我设想中的点子，从而让我的直觉得到了免费的证明。

然而我也逐渐地看到，Glassdoor 的评价者们对公司的每一条批评，都一一的兑现了。管理层的高压，以及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的考虑，是我离开 Coverity 的真正原因。就在离职之前，我因为过度劳累紧张引起的头痛，请了两天假。回到公司的时候，领导很不高兴，把我叫去办公室，说：“你请假两天。我想起这两天还付给你工资，那个心痛哟.....”我的 PTO 之前一天都没有用过，从早忙到晚紧张紧张的，给你们创造了多少价值。现在身体不适请了两天假，理所应当的事，你居然说心痛那几百块钱！

这是一个既有高技术含量，却又极其吝啬而压榨的公司。Coverity 的软件技术难度非常高，工程师必须到很高的水平才可以胜任这里的工作。有多少人会做这样高级的静态分析软件呢？极其稀少的。好些员工都有博士学位。可是这些聪明人，却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待遇和尊敬，他们过着非常不轻松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并不比其它公司打酱油的普通程序员高。而且每个人的头顶上，都仿佛有一双眼睛在随时盯着，督促着你干活。

你一天工作了多少个小时，每个任务的“估计时间”，你花在任务上的“实际时间”，全都使用一种叫做 Jira 的软件进行记录。正如评价上说的，你确实只是一个数字。你的工作效率按照（实际花费时间 / 任务估计时间）这个比例来简单的判断。这个数字越大，那么你的效率就越低。看你工作效率的时候，领导才不会管你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也根本不看你的代码，所以就算你水平很高，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你代码的质量。开会时 manager 会不断地提醒你，这个用来衡量你工作效率的黄金公式，暗示你要做“top performer”，因为他们只愿意留下 top performer.....

言下之意就是在警告你，如果超出时间过多，你随时会有被解雇的危险！我发现每个任务的“估计时间”都被故意设置得非常短，它是由完全不写代码的 manager 和 architect 设定的。有些问题本来需要好多天的，也被设成 4 个小时，8 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几乎每个任务都无法在估计时间之内完成。那怎么办呢？为了不显得笨，你就只有加班加点。每个人都工作到很晚，然而为了显得自己是称职的员工，几乎没有人敢把实际花费的时间记录在 Jira 里面，因为这样按照公式，你的 performance 就下去了。所以就算你熬夜完成任务花了 14 个小时，你也只敢记录 8 个小时作为“实际时间”，跟估算时间扯平。甚至记录比 8 个小时还少的时间，这样显得自己很聪明..... 殊不知，这正好中了管理层让大家拼命干活，尽可能免费压榨劳动时间的诡计。

曾经有一个人就是精确地记录了时间，最后他被解雇了。Mark 是一个波兰来的同事，是个 senior engineer，人非常友善而且聪明，同事们都喜欢他。可是这个人太敬业了一点，他桌上摆着一个国际象棋对弈用的那种计时器，上面有两个钟，用两个按钮来切换计时。Mark 用它把每个任务的时间都兢兢业业地记下来。在交替处理两个问题的时候，甚至还利用这个计时器的切换功能，分别记录时间..... 忽然有一天，他从公司人间蒸发了。我们收到一封来自 manager 的 email：“今天是 Mark 的最后一天。如果你们对此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好了！”看这口气，我们哪里敢问问题。后来同事们议论说，显然他被炒了鱿鱼，连跟我们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跟 Mark 保持联系，也许还可以打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发了一封 email 询问他的个人联系方式，结果无法投递，因为他的内部 email 立即就被停掉了。

Coverity 就是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开除员工的。不但立即让你走人，而且不让其他员工知道，不留下任何让你可以跟同事通风报信的渠道。这种做法近乎于杀人灭口。

这个公司一星期一大会，一天一小会，要你报告前一天完成了什么，今天准备做什么。仿佛生怕你就偷懒了。这就是他们所谓的“Agile”管理模式，其原理就像是操作系统一样，把人作为可以任意调用和替换的“进程”，并发执行。很可惜，这种管理模式，加上过劳赶工，无法清晰地思考，造成了软件质量的低下，bug 多得不计其数，等测试出现 bug 可以长达 20 分钟，而且难以修复。人的无知，导致了工作越来越艰难和痛苦。

最令我惊奇的其实是 manager 的言语里随时透露出来的威胁口气，仿佛随时都在质疑员工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随时都在检查员工是否工作够了时间，随时都在琢磨要炒谁的鱿鱼。这是极度的不自信，仿佛他们不相信有人真的愿意为他们工作，随时都在对员工察言观色，生怕一下子走人了没人来给他们修补 bug。所以公司里总是感觉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感觉这怎么不像是一个高科技公司，而是麦当劳呢？比麦当劳还小气。

我经常发现好几个工程师晚上工作到八，九点。一个同事因为住的远，6点就冲去坐 Caltrain，可是过不久我就发现他屏幕上的 VNC 在动，我能清晰地看到他在继续工作，直到很晚……呵呵，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呢？因为我也工作到很晚！

整个公司处于一种压抑的气氛之中，很少见到人们的笑脸。有少数的人总是嘻嘻哈哈，可是那些都是 HR, Sales, ……我不觉得他们的笑声中存在真诚的喜悦。

当我辞职的时候，HR 对我说：“随便你到湾区哪一家公司，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但我不相信这就是整个软件行业的情况，否则软件行业就是新的奴隶社会。我相信，世界上还存在有良心的公司。

2015年更新

有人看了这篇写于 2013 年的文章，质疑我的说法，说自己用过 Coverity 的产品，质量其实不错，哪有那么多 bug。确实 Coverity 有相当不错的 C 和 C++ 分析产品，然而那些都是很多年以前慢慢的，静心积累起来的技术。在 2012-2013 年为了拓宽市场，我们工作的重心是 Java 分析产品。这个产品是在我加入之前，由其它工程师在近一年时间之内，在 manager 的高压，威逼甚至咆哮之下赶制出来的，所以留下许许多多的 tech debt 和 bug。我工作的那几个月，完全就是在修补前人留下来的各种让人头痛的 bug。

另外，Coverity 的创始人 Andy Chou 这个人对我其实不错，可惜即使作为创始人，他当时似乎并没有掌握公司的实权。据公司早期员工口述，Coverity 本来是个不错的公司，自负盈亏。可是在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所以第一次引入了 VC 投资，随后就被 VC 控制了。VC 进入之后，公司的 VP Engineering 被忽然的，非常不人道的解职。在新上任的 VP 领导下，公司完全变了样，最后成了我所描述的样子。

现在 Coverity 已经被 Synopsys 收购，然而据我调查，工程团队的领导班子并没有变，还是原来那两个 manager。不过我还是祝愿在 Synopsys 的领导下，这个公司的管理会有所改善。创始人 Andy Chou 赚了点钱，已经不再管理这个公司，开始做天使投资人。在被 VC 控制的日子里，他应该也没少忧虑，我希望他在将来的日子里快乐自在的生活。在 Coverity 我遇到了实行高压的 manager，非常讨厌的自大狂，但也遇到了一些友好的同事：Aaron, Dzin, Eric, ……我希望他们一切都好。